

寶應縣志卷之三

淺

一淺日子嬰淺離城六十里由界首往北至扛橋鎮

二淺日汜水淺離城四十里南接扛橋北至新鎮

灣

三淺日瓦甸淺離城三十里南接新鎮北至朱馬

王廟

寶應縣志

卷之三

一

四淺日槐樓淺離城二十里南接朱馬灣北至龍

五淺日白田淺離城十里南接龍王廟北至四潭

灣

六淺日潭灣淺離城五里南接四潭灣北至西馬

頭

七淺日七里溝淺離城五里由西馬頭北至五里

舖

八淺日白馬淺離城十里南接五里舖北至越潭

中

九淺日黃浦淺離城二十里南接越潭北至山陽

躍龍關一座原係木涵洞知縣徐鼐改建石關門潤一尺八寸六分水入城南門出

東水關下望直港

孫家小關一座明關暗洞金門闊二尺四寸○以上在七淺

徐家小關一座沖廢

黃浦關二座每關金門闊一丈二尺六寸○以上在九淺

按關下河道淤塞亟宜挑濬

西堤關

減水南關一座金門闊九尺六寸

減水北關一座沖廢知縣徐鼐詳請修理○以上在四淺

寶應縣志 卷之三

天然石壩一道沖廢

涵洞

王家涵洞

張家涵洞

軍河涵洞

王家涵洞

喬家涵洞○以上在一淺

成家涵洞

成張涵洞○以上在二淺

徒家涵洞

范家涵洞

丘家涵洞

○以上
在三淺

杜湯涵洞

在四
淺

儒學涵洞

李家涵洞

○以上
在人淺

柳園

柳園二

一在劉家堡河西
一在桑郎灣河西

按河工需用柳枝皆望青而採民間畏運送之

寶應縣志

卷之三

四

苦多自伐其樹迨柳園種植成林不復採民間

柳亦善政也

災祥

宋

元豐二一年產靈芝五莖因建橋曰瑞芝橋

元

元貞四年孫奕妻朱氏一產三男

天曆二年水沒民田

至元二年大雨雹傷禾稼

浪捲廬舍無孑遺人畜死者無數城中行百餘
舟湖堤決十五處

萬曆五年大水時黃決崔鎮淮決高堰漕渠決
黃浦八淺高寶等邑滙爲巨浸河道都御史潘
季馴之塞黃浦八淺決口也繫舟岸次聞鷄聲
季馴曰此蛟龍窟宅其中也因鑿舟沉石灰生
鐵有蛟尸解作雷雨而去浮蛻水面亦異事云
○余昔修明史爲季馴作傳茲語本王文肅所
撰誌銘余以說近荒唐未入正史今歸田里始

寶應縣志

卷之三

七

知有碑存黃浦廟中王世貞碑記甚詳

八年大水決堤

九年大水

十年七月十四日大風拔木壞牌樓寺觀縣署
民房數千餘間十月十二日暴風起湖中巨浪
如山壞官民船千餘艘沉覆俱盡

十一年閏二月二十八日雨雹大如鷄子殺飛
鳥

十三年十月六日夜地震

十四年五月二日大水決淮之范家口縣田淹沒

十六年旱大疫江南北斗米錢二百帝發帑金遣戶科給事中孟養浩賑之知縣耿隨龍施藥禱雨爲文告八蜡之神蝗不爲災

十八年夏初大水雨雹秋旱帝遣給事中楊文舉賑之

二十一年夏淮水決高堰衝泥旬橋三里湖汜水鎮滄沒田廬人畜死者無算帝發兩宮銀賑

寶應縣志

卷之三

八

之

二十二年先水後旱

二十九年夏水秋旱

四十年正月十九日地震

四十四年大旱

四十五年大旱蝗

天啟元年大水

六年旱蝗

崇禎四年夏淫雨數十晝夜堤決田廬盡沒

水泗州漲尤甚巡按御史饒京有開周橋保祖陵之疏邑人喬可聘偕興化人吳牲山陽人夏曰瑚全椒人金光宸上疏畧曰祖陵形勢龍脉來自萬里蜿蜒盤結拱山帶江滙五十二湖七十二溪之水而淮與泗合襟交會以成朝宗之勢衆水滙於洪澤諸湖障以高家等堰所稱朝水諸口不開而自開去水諸口不塞而自塞蓋天生此靈阜奧區非人力所能爲也第泗州地形窪下間有泛濫之時而衆水滌迴王氣所鍾

說者以爲靈秀會聚實在於此况此水僅繞明堂之前而陵寢從未有積水難消之患也按臣饒京雖有八議之疏必請詳察地脉者亦慎之也惟是高家堰三閘所關利害又有不得不言者按高堰北當淮泗之冲南扼漕湖之吭地形高峻而淮揚兩郡及高寶興泰山鹽數十州縣地居下流懸水數仞建瓴之勢也東北保障全藉此堰豈可輕議開洩者近日建義諸口踰期未塞民田盡沉水底僅存災黎方且泣對重淵

束手待斃而三閘一開勢必以淮揚爲壑行見
淮泗諸水滔滔東注將高寶漕堤蕩爲湖海運
船撻挽無路則數百萬漕糧何由而達京師各
鹽場盡被滄沒煮海無策則百餘萬鹽課其間
之水濱乎郡邑城池必致冲壞田廬漂蕩數百
萬生靈悉爲魚鱉則數百萬糧稅誰爲輸供乎
况開濬諸費業委水衡於逝波若淮揚水患頻
仍不可收拾之後勢不得不議築塞又不知費
朝廷幾百萬金錢矣今天下脊脊多事司農仰

屋切歎者數矣國家財賦半在東南今一舉而
阻運道廢鹽課棄兩郡數十州縣生靈之害備
焉是何可不深長思也議者必曰高堰旣不可
開則三閘何以設也不知高堰自明興以來從
未建閘建之自萬曆二十三年始然未幾旋以
堙塞夫歷二百六十餘年開者一時塞者永久
固運道民生關係匪細抑亦審於形家聚洩之
理有利於蓄而不利於開爲祖陵地脉計者未
常不深遠也今高堰日就圯壞識者岌岌乎危

被旱蝗

詔截留漕糧賑濟自後累年水災不息災田歷年蠲免

十一年大水清水潭又決

詔發銀米賑濟

十二年清水潭未塞

詔發粟賑粥

十三年清水潭決口塞十四年有秋初布政司使慕公天顏題准災田成熟者三年後方起科

寶應縣志

卷之三

三

納糧時官茲土者以蠲租不便於已也謂田既

涸出應改爲本年起科巡撫馬公從其議委淮

揚道副使黃桂踏勘是爲十五年五月也桂至

興化鹽城方肆苛求會大霖雨清水潭復決高

郵江都東堤凡決數十處汪洋六百餘里不獨

涸田盡沒於水水且及民屋簷民繫舟屋角穿

瓦爲穴出入其中耕牛無托足地白金五錢易

一牛被灾奇慘是年爲最

十八年旱蝗蝻遍野民無遺禾

十九年麥為三岐旋沒於水

二十四年大水田廬復沒於水

二十九年旱蝗不為災 八月飛蝗蔽天知縣徐蕪惶急步禱禾無損

風俗

賈邑地瘠民貧風俗朴畧冠禮久不行婚禮親迎奠鴈猶近古喪家受親知賻葬時凡旌亭鼓吹暨奉次賓客食飲之類皆親知分辦以故無久而不奉之喪此風最善但孝子不出帷拜謝弔者非禮

賈應縣志 卷之三

十四

也不作佛事止數家更有起解破獄諸俗殊可笑祭禮太簡祠堂之制士大夫家急宜力行

賈邑人以田為業召佃耕獲秀者習詩書朴者遊手而已少為工商者顧處士炎武曰南人之

病在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北人之病在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斯二病也殆將兼之罹水患以來

之味者求一飽未能凶歲子弟蝮爭蛙

亦堪嘆也自徐公蕪蒞任茲土薄徭賦

農家漸充衣食一二

以次剪除又以七事教民風俗爲之一變秦
松齡曰無錫市廛中無徽商蓋顧端又高
忠忘不使逐末之利資外人也今縱難效此其
詩書者何妨分逐末利自給耶李侍御時
潞城買善織男婦數人教民紡績四年紡
車多至四千餘吾鄉婦女皆坐食倘仿而行之
豈復有寒者乎生長水鄉田多難恃空預計焉
○寶雖水邑士大夫多文采風流治山亭池館
息肩容膝其名臣詞客宴游贈答之篇甚衆若

寶應縣志

卷之三

五

仲廉使之高風山參叅政父子之涇上園朱于
草堂山帶閣雖堂榭傾圮而詩句流傳炳如曩
謝范叅議之娛永堂巋然存也李通政之同園
三水合流其下亭榭花石爲一邑冠先侍御遊

荒村築柘溪草堂晚年治陶園課子

書書壁
云無莊

之達而知魚樂無茂叔之靜而愛蓮香無淵
亮之高安意義皇一枕無邪堯夫之學漫吟
風花無吳康齋之收斂身心而羨綠陰清
雲從之沉酣義理而慕水居優游內不
外有餘君子所耻也可不大懼乎先儒以玩
爲害道所從來矣兒輩莫把介壑二字等閒
過不以此自娛日以此自警庶幾得之鵲林
生讀罷錄之以歸題五言詩曰脩然遲靜書

高生此桐陰寧我知魚樂將君聽鳥吟涼風
茂岸初月照水心幾解閒非偶瞿瞿玩物箴
其東則朱侍御之環谿又東則趙太守之深柳
堂又東則劉司務之漁山園壤接池通柯交徑
錯又東則縱棹園余所闢也水環四面柳足千
株桃岸梅岡竹垞蔬圃巾籃與蕩畫舫將終老
乎其間矣他如吳山人之清隱草堂朱處士之
鏡心樓李孝廉之竹谿草堂湯處士之梅溪胡
茂才之菴亭陶處士之塏園朱上舍之秋舫齋
陳貢士之巢園暨余兄之歲寒堂吾園從姪之

寶應縣志

卷之三

十六

留雲堂各負隱退之趣亦足並誌云

土產

穀之屬

白秬 一水秬 玉斑秬 齊頭白 六月白

香稻 紅秬 早紅蓮 觀音柳 苗強水不易沒農冬

種古上樓有芒宜 五十日 七月上旬即熟觀 蘆

管秬 宜水 小黃稻 宜旱 晚稻 俗呼上白米是也

種多 大晚稻 紅米宜 糯稻 臘脂糯 穀紅 烏金

糯米 黑色釀酒亦黑 虎皮糯 穀色 魚鱗糯

歸七月 趕上陳七月 雀不知七月

之屬

六麥 小麥 蕎麥

麻之屬

芝蔴

菽之屬

黃豆 豌豆 綠豆 豇豆 黑豆 扁豆

蠶豆

貨之屬

寶應縣志

卷之三

七

蠶絲綿 大藍 小藍 鹽魚 鹽蛋 蝦米

藕粉

酒喬家白最佳

蔬之屬

蘿蔔 萵苣 茄 蒲菜 菱笋 茭瓜 白

菜 芥菜 莧 葱 韭 蒜 胡荽 瓠

葫蘆 東瓜 西瓜 王瓜 香瓜 菜瓜

番瓜 山藥

菓之屬

蓮 藕 菱 芡